

女将军陈薇：在武汉前线与“毒”共舞

○阿晔



陈薇院士在武汉疫情前线接受央视采访

她与“毒”共舞29年，是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，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。抗击“非典”时，她研究出来的喷鼻剂帮助了1.4万名医护人员；汶川抗震时，她是卫生防疫组组长；北京奥运会，她带队成功处置多起核生化疑似事件；现如今，她被视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赛跑中的“种子选手”。

她就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校友陈薇。1月28日，特朗普宣布美国科学家将在12周内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。陈薇自信回应：“我相信，我们国家科研人员的速度，不会亚于美国！”

出征武汉

1月26日，农历大年初二，陈薇抵达武汉。

从进入疫区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开启了“忙到起飞”的模式。经过4个昼夜赶

工，一座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终于在1月30日上午开始投入使用。

她和同事们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，配合核酸全自动提取技术，实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检测，加快了确诊速度，有力地推进了疫情防控工作。这无疑是一项重要应用成果。

30日当天，她还抽空赶到金银潭医院，见到了院长张定宇。面对这位身患渐冻症、妻子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却依然奋战在一线的同行，陈薇的话很简洁：“你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。”英雄相惜，张定宇回了她一句“彼此彼此”。不过此时，大多数人还没注意到这位在默默战斗的女将军。

让陈薇“红出圈”的是《中国科学报》的一次采访。面对记者，她言简意赅，没有废话，句句切中要害，极富客观思辨。

有人质疑疫苗是“马后炮”，她驳斥道：“不是！”“当年‘非典’之后，如果国家对冠状病毒研究有更长效的支持，有更多团队持续来做这个研究，那么不管疫苗还是药物，至少会有比今天更好的局面。再次狭路相逢，就不会这么被动。”

有人说疫情拐点很快就会到，她补充说：“但是第一个拐点到来之后，疫病会不会还有第二峰、第三峰呢？对此，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拿出最充分的方案，准备最长期的奋战。”

有人批这次是把“非典”的经验教训

都给抛弃了，她不同意：“‘非典’是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管理的一个分水岭，从那以后，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的人才队伍、平台条件、技术储备和专项研究，都不可同日而语了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们国家如果国力不强大，到现在早就被宣布为‘疫区’了。”

最硬核的一番话是她谈及自己的感受：“疫情防控绝对不能等到疫情来了再做。国家有必要建立防疫科研白名单，形成真正有力的‘首席科学家’体制，长期支持一批团队一辈子就做某种病毒或细菌的深入系统研究，不追热点，敢坐冷板凳，别管这个病毒是来了还是走了。”

一旦疫情发生，就能迅速找到最权威的团队，即使出了事故也知道打谁的板子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新型冠状病毒一来，谁都觉得自己能做，但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。”

网友们大赞：“这才是一位院士该有的表述，专业而有远见！”

浪漫姑娘

就连陈薇自己都没想到，昔日浪漫的自己会成为一位雷厉风行的女科学家。

她从小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不仅是长了张“初恋脸”的前卫女孩，还是个实打实的学霸。

1984年，18岁的她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。4年后，她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清华大学生物化工专业攻读硕士学位。

直到此时，她仍然志不在搞科研。她喜欢舞蹈，搞过舞会，因为清华女生少，还跑到其他学校去拉人；也喜欢文学，经常发表一些美文，梦想是以后当一名作家。

就连她的爱情都属于浪漫邂逅——23

岁时，她去泰山旅游，没买到坐票。火车拐弯，她一个踉跄差点摔倒。这时，一个陌生男子将三个人的座位使劲往里挤了挤，腾出了一个空地，招呼她过来坐。陈薇坐下后，两人一路相谈甚欢。

这位男子名叫麻一铭，35岁，青岛莱西人，是青岛一家葡萄酒厂的工作人员。

临下车时，麻一铭问陈薇要电话，陈薇没多想，就把宿舍电话号码报给了他。麻一铭如获至宝，牢记在心，最后问道：“我过一个星期还要去北京，可不可以去找你？”陈薇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。

一周后，麻一铭真的出现在陈薇面前。年龄相差12岁的两人相爱了，并于1992年结婚。

所有人都觉得，浪漫又前卫的陈薇，将来不太可能从事科研工作。然而，毕业前夕，陈薇的选择跌破了大家的眼镜：她不仅要搞科研，还要到军队去搞科研！

其实，陈薇之前也没想过要走这条路。本来她已经和深圳的一家著名生物公司签了约，但一个插曲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。

1990年底，导师派她去军事医学科学院取回实验需要的抗体，没想到这一去，她就被那里的尖端课题和科研设备吸引住了。又听说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命令，从全国抽调最优秀的科学家迅速成立的，担负着我们国家防御核武器、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特殊使命，陈薇热血沸腾，心中产生了一种投身其中的强烈愿望。

她放弃了高薪工作，毅然从军，坚信“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，个人价值就会成倍放大”。

麻一铭很支持陈薇的决定。为了和她在一起，他从青岛辞职，到北京暂时当了

一名“待业青年”。“因为生命很短暂，要多制造两个人在一起的机会。”

他从不肯让她做家务，认为是对她才能的“浪费”，她做别的事情更有价值。有了爱人的支持，陈薇开始心无旁骛地做科研。

战“疫”不停

陈薇的研究对象很恐怖，包括鼠疫、炭疽、埃博拉……以至于她的一位同事在转业前特意劝她，“少搞这些‘魔鬼’课题研究”。

但陈薇觉得，各种致病微生物，在战时可能成为敌人手中的武器，而在平时时期，则可能成为大规模疫情发生的罪魁祸首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。

一想到这些，她就对铸造“生物盾牌”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。

十年如一日的蛰伏和坚持，终于让陈薇在2003年抗击“非典”的战斗中爆发出令人惊叹的“能量”。

当时，凭着敏锐的科研直觉，她预判自己正在研究的 ω 干扰素，对“非典”病毒有抑制作用。疫情防控十万火急，为了



2003年“非典”期间，陈薇的儿子亲吻电视里的妈妈

尽快验证这一判断，她带头进入负压实验室进行研究。

一般情况下，负压实验室一次最多只能待5个小时，待久了就会因缺氧严重头痛。但为了和疫情抢时间，每次进实验室前，她都会少吃少喝，装备成人尿布，一直待到八九个小时撑不住为止。

除此之外，她还要隐忍不能和家人团聚的辛酸。因为每天都要与高浓度的“非典”病毒零距离接触，陈薇与团队被单独隔离了起来。

100多天后，4岁半的儿子从电视节目看到了陈薇，不禁亲吻了电视机里的妈妈，这一幕被麻一铭拍了下来。后来看到这张照片时，陈薇哭了。

但所有的付出都值得——陈薇率团队研发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在抗击“非典”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1.4万名医护人员预防性使用了“重组人干扰素 ω ”喷鼻剂，无一例感染！

2008年汶川地震，陈薇再次临危受命，担任“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委员会”卫生防疫组组长，组织编写《震后卫生防病30问答》和《卫生防疫与心理援助知识手册》，在不断的余震中率队入川，战“疫”长达两月。

从灾区回家后，她又马不停蹄地投身“军队奥运安保指挥小组”专家组，带队负责北京奥运会期间各场馆的核生化反恐防护任务，成功处置了数十起核生化疑似事件。

无形战场

2006年，在大多数国人还不知“埃博拉”为何物时，陈薇就敏锐觉察出：“埃博拉离我们也就是一个航班的距离。”在

□ 战疫日志

她的坚持下，“重组埃博拉疫苗项目”获得国家“863计划”支持。

2014年，西非大规模爆发埃博拉疫情并迅速向外蔓延。

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强，死亡率高达50%至90%，美国将其归类为“最高等级之生物恐怖袭击武器”，由此引发全球恐慌。

陈薇知道，自己研究了8年的病毒，又一次发生了变异。为了将疫情阻挡在国门之外，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到非洲一线去！

在进行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时，陈薇还去了当地的一家孤儿院。

“我也是一位母亲，被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簇拥着，一双双渴望关注和爱护的大眼睛注视着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真希望不再有孩子因为埃博拉而成为孤儿。”

2015年年底，陈薇率团队研发出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，为疫区的人们打开生命的希望之门，实现了中国疫苗

在境外临床试验的“零突破”。一时间，世界为之惊叹，国人为之自豪。

曾有人问过陈薇两个问题：埃博拉从来没在中国爆发过，研究它有意义吗？去疫区那么危险的地方，有没有想过万一回不来怎么办？

对于这两个问题，陈薇的回答始终是：“穿上这身军装，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她常这样鼓励团队官兵：“在生物防控的战场上，我们是一线中的一线！”而这个“一线”意味着，像陈薇这样的一批军队医学科研工作者，要屡屡冒着生命危险，与各种足以致命的病原体短兵相接，在“无形战场”拼死搏杀。

陈薇说得出，更做得到。与“毒”共舞29年，她始终冲在一线，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交出的是一份份令人肃然起敬的答卷。她说：“除了热爱，我想不出其他理由。”

2015年，她晋升少将军衔；2019年，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她还是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青联常委、全国妇联执委……

面对鲜花和掌声，她说：“我是一个母亲、一个女儿、一个妻子，我希望我的家人健康，同样希望全天下的人都健康。”

（转自微信公众号“环球人物”，2020年2月5日）



埃博拉病毒疫苗研制成功后，陈薇与西非疫区居民共同庆祝胜利